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升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刺史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主子淵

向曰王褒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宜帝乃徵之既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毛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良曰荷負也旃氍也被服也純絲細帛也言夷狄負氍服

毛者難與論縉帛之麗密也應劭曰不知純絲之密也縉以為純絲

羹藜含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

滋味

韓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藿糗

合臣僻在

西園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蓬茨草所以覆屋者善

而我蓬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生於十底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廣雅曰扶覆也

無有游觀庶曠見之知顧



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

陳其善本無其字愚心而抒情素濟曰王襄奏襄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

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无杆申也善曰戰記曰恭惟春秋法五

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翰曰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向曰恭敬惟思也言恭思春秋也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三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位

以統理天下而已服虔曰恭恭敬也善注同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

省而功施普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器用利

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故工人之用

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反翰曰工人正人也矻矻勤作

貌及至巧冶鑄千將之璞善本作璞字清水淬子其鋒越砥斂其錐



良曰巧冶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機劍未理者淬謂燒力令熱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鐔亦刃也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甌冶

甌冶即巧冶也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此二人為鐵劍民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

曰莫耶郭璞曰蒼解詁曰淬作刀鑿也淬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剗

犀革忽若鐔泥畫塗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

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善曰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新兇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剗截也漢書音義曰

如淳曰若以鐔掃於泥灑之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

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輸古之巧工人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二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

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

目者也黃帝時公輸玄澧記註曰公輸若正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

善本作弊



笑而不進於行向曰御駕也驚劣馬也吻口字而不進於行向曰御駕也驚劣馬也吻口宵喘膚汗人極馬倦向曰御駕也驚劣馬也吻口

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宵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及至駕齧膝

參乘去旦銑曰驂亦駕也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王良執韉

霸韓哀附輿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韉轡也輿車也張晏曰王良郵無

也音義或曰韉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騫馬忽如景靡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縱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追奔電逐遺風

翰曰電風比皆謂疾也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沛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

得也向曰八極八方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故服絺綌

之涼者不苦盛暑者之鬱燠龍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

愴善本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翰曰絺綌葛也鬱燠熱也龍襲衣也

從冰狐貉裘也淒愴寒之甚也夫服葛



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善曰論語曰當暑纈絺綌紵葛也論語曰

狐貉之學以居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善本有是以嘔吁喻

俞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向曰易謂海內易理銳

臣也延接也應劭曰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

伯迹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善本作隆濟曰握捉隆盛也善曰韓詩外

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齊桓設庭燎之禮故

有匡合之功善曰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其年而士

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其年而士不至夫士

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

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其月四方之士相還

而並在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翰注同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銑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動求賢良是以忠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

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困告誠則上不然其信向曰揆度困至也善曰郭進仕不得施

效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斥逐又非其過是故伊

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南甯子飯牛離此患也

濟曰伊尹未遇湯為桀庖厨之人勤勞於調鼎俎以具其膳太公未遇文王而困於屠牛鼓動其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段皮贖之穆公用以為相

鬻南甯也甯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此四賢皆羅此不遇之患也離猶羅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

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

開猶去卑辱奧於謀薛而升本朝離跣釋蹻脚而享膏粱



向曰奧幽深汙也蔬菜食也蹻庶人之履也享食也膏肉也梁精米也言賢人  
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去平生卑辱幽汙之事以外用於朝離去蔬  
食釋棄蹻履而食滋味以衣朝服也張晏曰奧幽也深狎也辱汙也如溥曰奧  
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橋瓊案羈以繩為履也善曰國語樂伯請公  
族大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

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蹻放其性難正也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

傳之子孫以資說悅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行之錫  
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

其祖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  
故世必有

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善本無虎嘯而善本有風烈

龍興而致雲善本有氣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人皆隱如  
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列清也善曰周易曰雲

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  
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蟋蟀候善本作秋吟蜉浮游由出以陰向曰蟋蟀蜉游皆蟲也候時而  
而仕知明時而見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  
名出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



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則時以通泰故大人思治萬物

而萬物利而見之大人則天子也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夫人言龍詩

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

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良曰皇美世多士謂眾賢也言思美眾賢生於此

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王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濟曰文武文王武王也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

穆穆列布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號善本作鐘逢善本作明子彎弓烏號

猶未足以喻其意也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和明上

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明子善射者號鍾琴名烏號弓名也晉灼曰遼音迭遼之遼二十四鍾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遼鍾瑱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遼為號不得便以



迭遞判其音也 善曰孫卿子曰辨達蟲門善版封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

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并并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

騎小臣持龍騶龍騶按隋書黃帝之弓百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姓仰望黃帝龍騶然故名其弓曰烏號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良曰俟 上下俱欲歡 善本作然交

欣 翰曰上下謂君臣 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右論說其非者不信也

也言君臣相欲也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銑曰言君臣道合如

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兒沛大水兒 其得意如此則胡禁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

不止曷令不行 濟曰胡曷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

祥必臻 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萬善必至也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 恩從

徧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

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同曰天子恩 德與祥風和



氣翱翔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求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善曰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遊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遊是望得也

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五音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

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感曰雍容閑和兒言天子靜思乃閑

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何必偃仰屈申善本作若彭祖

嚶吁噓虛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

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伸為壽而已矣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詩曰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向曰濟濟盛貌多士眾賢也寧安也言此眾賢

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風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

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

善漢

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音具協韻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

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震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

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既臨其域吟善本以威德濟曰臨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域宣喻天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有守矜功

謂之弗克

翰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开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弗

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應劭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向曰辛武賢

口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請震其兵眾



以擊之之奮震旅衆也罕羌名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  
曰在金城南 善曰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天子命我從之鮮

陽銑曰擊罕罕開於鮮陽之水應劭曰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良曰守  
宣帝使充國共討罕罕開於鮮水陽

忠勇也屢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也 善曰漢書曰料敵制勝威  
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謀靡元音剛 濟曰料計靡無元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度勝否其  
兵威深謀不可拒當也 善曰制勝已見張景陽雜詩 遂克

西戎還師于京翰曰克勝也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  
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  
庭也 善曰毛詩曰內爨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

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  
先零我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歌功乃列于雅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  
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或辟四方

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栢栢亦紹  
為天下儀則也 善注同

厥緒善本作後字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赳赳  
栢栢武兒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



宣之臣也 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相相

## 出師頌一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汝南平輿人也為和帝時  
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

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  
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  
既至大會羣臣  
賜以束帛乘馬

## 史孝山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子孝出師頌  
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之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  
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  
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喜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  
和喜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  
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出史岑之比斯則莽  
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出不得為和喜之頌明矣  
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  
喜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  
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  
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世世江上天降祚有漢向曰世世廣北基開業人神攸讚善本

也攸所也銑曰北始五曜宵善本作映素靈夜歎濟曰五曜五星也宵夜也漢高

祖為泗水亭長送徒於驪山夜行澤中遇一大蛇於路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

者見有一老嫗哭之人問其故嫗曰吾子白帝子也為蛇為赤帝子所殺也白

帝則秦也赤帝則高祖也故曰素靈夜歎歎則哭也皇運來授萬寶增煥善由漢書曰元年冬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

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

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五臣無此二句歷正紀十二天命中易良曰自高祖至平帝

位故曰天命中易善同良注西零不順東夷遘逆濟曰西零西羌也遘作也乃命

上將授以雄戟向曰上將節驍也授謂天子授與之也雄戟相相上將

寔是天所啓銑曰相相武自寔寔寔啓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善曰相

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良曰允信也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

祖左氏傳趙衰曰郟穀悅禮樂而敷詩書



憲章早百揆為世作楷

向曰揆度楷則也 善曰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

後世以

昔在盟

善本作孟字

津惟師尚父

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

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翰曰素旄旗類太公執之一麾軍上

而破紂軍天下以定

善曰鬻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大

蒼生更始朔風變

楚

善本作律

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朔北也楚南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楚也

言王風廣也 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

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薄伐獫狁至于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

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

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詩人歌之猶

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域

善本作城字

極邊鼓無停響音旗不斬足寒

澤霑遐荒功銘鼎鉉

音玄協韻

銑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況乎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宣帝澤於遠荒而



功銘於鼎鉉鼎杠也乃著述人通言之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我論誤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出我師于彼西疆

向曰我出謂鄧騭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天子

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翰曰天子餞送鄧騭也伯長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

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善注同

介珪既削列壤酬

勲向曰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也言將封騭為諸侯也列壤謂分土也勲功也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今我將軍

啓土上郡

銑曰啓開也上郡謂騭所封也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也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翰曰令善也人

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攜酒以自隨使人

荷插從之云死便埋之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仕為建威參軍善同向注



有大人先生

向曰假為辭也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

八荒為庭衢

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少時也局牖門也八荒八方也

行無轍跡

居無室廬

翰曰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居

無室廬罔所自置

幕天

席地縱意所如

良曰如止則操

厄執觚

姑勲則

挈手榼提壺

濟曰操挈皆執也厄觚榼壺皆酒器也善曰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

唯酒是務焉知其

餘

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向曰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善曰左

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

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風乃奮

使攘衿怒目切齒

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

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齒鋒刃相競逐而起善曰春秋感精符曰禍



亂鋒起君

先生於是方捧頭

為

承糟

善本

銜盃

善本

漱醪

韓曰

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

善

奮髯踞

舉

其踞

據

枕翅藉

糟銑曰奮動髯鬚頰也踞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展足倚據而坐

旋復枕翅鋪糟而卧也 善曰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

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

耶又曰尉佗雕結箕踞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向曰陶陶和樂兒

兀然而醉

善本作

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

見

善本

泰山之形不覺見寒暑之切肌嗜

善本作

欲之感情

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漢之載

善本有

萍

向曰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

一豕侍

側焉如螺

果

贏

力

之與螟

名

蛉

音靈善曰二豕公子處士也隨己而

子螺贏祝曰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



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  
學仲尼之化疾也向同善注

#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  
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  
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  
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  
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  
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  
陰懿侯睢陽灌嬰女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冉車騎將軍信



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

劉歆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

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

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

也頌曰善本有此序

茫茫宇宙上塲楚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

靈改卜翰曰茫茫廣遠見塲垢黷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

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

靜為本今上塲下黷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也國語觀射父曰氏神異業嘏

而不黷賈逵曰黷媒也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赫矣高祖

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脫交錯同端

肇載天祿向曰赫盛肇始載運也沈跡中鄉飛名帝錄向曰高祖

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

中陽里人



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讖如預飛名在其中 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慶雲

應輝皇階授木 銑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古者黃帝化八百歲運極而授與木德言高祖將授天命亦然也善曰

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七

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 龍興泗濱虎嘯豐 谷 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應如虎嘯風生

也泗濱謂高祖常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 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 彤雲晝取冰素靈夜哭 良

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 彤雲晝取冰素靈夜哭 良 彤丹紫色高祖在芒碭山常有紫雲為蓋隨之素靈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

地與前文並同 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 金精仍類朱光以渥 向曰金精

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 漢也渥流也 善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

白帝至獻公時榑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 殺之者明漢 萬邦宅心駿人 善本作 效足 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

當滅秦也

萬邦宅心駿人

善本作

效足

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



羣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 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堂堂蕭肅公王

俊民用康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驂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跡是因 向曰此蕭何也堂堂盛自言高祖因之而外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

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 銑曰綢繆親密兒散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

惟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 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

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

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

欣為塞王董翳然翟王 拔哥夷難邁德振民 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

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於下人夷平邁行也 善曰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

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

君子以振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君

民育德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

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

臣宗尊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



武關是



善曰漢書曰漢王五年二月  
高祖曰曰臣聞秦將各  
有重寶易動以利今  
持重寶而秦將果欲  
聽之良曰此其將欲  
叛士卒恐不從不知因  
其將欲之沛公乃解  
秦軍大破之又曰沛公  
項伯見沛公之金印  
言沛公不敢背項羽然  
後項羽見沛公之金印  
性能子  
善曰沛公之口施于秦軍  
至于兄弟天下後凡漢  
書曰漢王用良計請使  
善曰史記曰漢部五諸侯  
共事代楚又項秦曰項  
使凡而動

關鴻門是寧

善曰初高祖將西入武關高祖欲以二萬人擊秦將下秦軍

果欲連和高祖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也士卒恐不從不如因擊之遂大

破秦軍入至咸陽此謂武關是關關開也項羽至鴻門欲背約擊高祖良與羽

叔父項伯善伯乃來見良言羽意良因引伯見高祖遂令伯具言隨難滎陽即謀

於羽高祖但不敢背項王羽意乃解良之力也寧安也善同翰注

下邑向曰酈食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之下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吾欲

向銷印甚惡廢推齊勸立善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滎陽漢軍乏食酈食其謀

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令銷印其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

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

勸也善運籌固陵定策東龍衣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濟曰固陵地名高祖

追項羽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高祖高祖用其策諸侯皆至遂東襲  
項羽破之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為江  
而董驩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霸楚寔是喪皇漢凱  
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集允信集不至也善注同  
入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寔也喪亡也皇大也凱入謂戰勝凱歌怡顏高覽  
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怡顏高覽



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

歸靜理如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曲區

逆遇宏達好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善曰西游精

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統曰平常好道術玄理也

言平妙知天道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善曰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顛伐謀先兆擠濟響曰于音良曰言

其謀策已先見其始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末兆欲隆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

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鵬冠奇謀六舊吉如聲四

迴向曰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奮出也四迴謂迴轉於天下四方也善曰

祖畫策六陳平用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規主以足離項于懷

向曰規諫也善曰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漢王漢王悟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手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



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勝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開格人

其君臣欲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格人

乃謝楚翼實是推銑曰格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韓王審

執胡馬洞開濟曰韓信反平謀令高祖偽游雲夢信必郊迎因執之高祖

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平計遂得解

圖胡馬即匈奴也洞迎文以謀送善本作高以哀良曰呂太后崩諸呂為

通也善同濟注是為文帝也高祖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善同良注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翰曰此謂韓信也灼

其靈武為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猶

世之首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銑曰奮振也言其心勇疾

日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如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

也陵險必夷摧堅善本作則脆濟曰言其雖陵敵險難必以平也推敗

剛字則脆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善曰呂氏春

秋曰凡兵之用肇謀漢濱還定渭表良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高祖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

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京索桑既扼



引師北討韓曰高祖與項羽戰漢兵敗散信復發兵與高祖會於滎陽破楚軍於京索之間京索二水名扼謂扼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

善同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向曰信渡河擊魏虜魏王豹遂平魏也夷平也信又進擊趙選二千人將其赤幟登山望

趙軍戒曰趙必空壁逐我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於是威亮火烈

果如其言趙軍見其壁皆漢幟乃亂遂因而滅之善同向注

善本作勢踰風掃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列字勢踰風掃風掃言易也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

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拾代如遺齊曰破代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代如遺齊二國如

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善曰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問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先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

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良

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魏趙代皆箕州分齊青州分故曰二州言皆已平定故云肅清乃眷北燕

遂表東海善曰漢書曰信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書曰信用廣武君筴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

善曰據西京九列之考魏趙代皆箕州分齊青州分故曰二州言皆已平定故云肅清乃眷北燕

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



立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

克滅龍且余子爰取其旅

向曰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其眾爰於也

旅眾也

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淮水陣

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劉項懸命人謀是

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與念功推

善本

德辭通絕楚

銑曰蒯通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

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知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

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

則念己之功推高祖之德辭蒯通

彭越觀時韜跡匿光人具爾瞻

所說絕楚王之望

善同銑注

翼爾鷹揚

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

祖擊手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

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蹤與韜古字通也毛

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

威陵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

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舊梁

良曰楚域謂項王也

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



善曰禮記孔悝為鼎  
銘曰即宮於宗周  
烈烈黥布耽耽其耳音麵  
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

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耽耽虎視兒比於虎言猛也眈眈也  
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名冠

彊楚鋒銳駭電銑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  
彊楚謂項羽也  
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

侯者以布數  
觀幾蟬蛻稅悟王革面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其殼也  
覺漢立仁明故改操

而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聞行  
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子  
摩

彼梟風翻為我扇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起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  
扇

助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善曰

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  
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向曰矯矯雄勇兒垓下地名  
善曰三雄韓信彭越

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點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

銑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善曰元凶  
保天全祚非德孰可  
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應



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耳之賢有聲梁魏

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善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

王有士也罔極自貽善本

伊媿

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罔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

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善曰漢書曰

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

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

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戚音怡

舊恩仰察五緯

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

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

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

軌四時

脫跡違難拔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銑曰脫遺也跡違難謂

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泊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泚水上是報辱



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 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  
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泚音祗

悴葉更耀善本枯條以肄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

曰肄也 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王信韓彭子宅王開疆我圖

耳為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爾才越遷晉陽良曰此謂韓王信也故韓襄王孽孫也宅居也 翰曰

備北胡遂遷信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 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

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

毛萇詩曰盧縮自微婉嬖嬖我皇向曰縮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

我圖爾居 善曰班固漢書孝哀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銑曰跨度踰過祚福爾

紀曰婉嬖董公惟亮天工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汝也言其功則所封土

爵已過其德蓋上心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 善曰漢書曰人之貪禍寧

羣臣知上欲王縮皆曰縮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章印章也

為亂亡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為叛亡入匈奴 善曰漢書

鄭玄曰天下之民苦 吳芮之王祚由梅鉞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  
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肅荆王董我王軍

良曰初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羽死高祖以鋗功故徙芮為長沙王故

云祚出梅鋗

翰曰此謂劉賈也肅肅嚴整自董正也

善曰漢書曰天下之

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蒯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郢

上以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

令音義曰鋗呼立切酈持益切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

傳曰董

我國四方殷薦其勲

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善曰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

司馬周房周

庸親祚

善本作

勞舊曰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

淮漬

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為荆國也濟曰厥其字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啓

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漬水漬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

安國違

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

良曰此謂王陵也違親謂辭親事漢悠悠遠思見依依猶勤勤也哲智也伏

劍自殺也永長也言陵去項羽歸漢羽乃取陵母置軍中陵使使到則坐陵母

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謂使者曰為我語陵善事漢王無以我而二心我

以死送使者遂對使者伏劍而死也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



且慈也 善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 善

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義形於色憤發於于字 善本作平 爵主亡與

亡末命是期 向曰高祖既崩吕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吕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吕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

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吕氏可 絳侯質謂末命是期也 善曰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為范雲立太宰碑表

本多略寡言 銑曰此謂周勃也本素寡少也 善曰漢書曰周曾 曾是忠勃為人本強敦厚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

勇惟帝收歎 平聲 濟曰曾則收所也高祖每所歎曰勃 雲騫靈丘為人有智勇安劉氏者必勃也 善同濟注

景逸上蘭平代禽狝奄有燕韓 良曰驚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靈丘上蘭地名

也代燕韓皆國名狝謂陳狝也勃禽殺陳狝於靈丘破燕王盧綰軍於上蘭轉擊韓王信攻得雲中定鴈門此皆代地故曰平代也雲騫靈丘則禽狝是也

景逸上蘭與有燕同平代則與有韓不異也並述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三事而分為六 是作者之詞重也 善同良注

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吕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吕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剋亂在



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

閭闔兮實惟太尉劉宗以安向曰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劉宗漢也善曰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安劉氏已

見上挾功震主自古所難銑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震動君主者身危勲曜上代身終下藩濟曰勲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

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舞陽道迎延帝幽藪良曰此謂樊

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為沛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帝幽藪會也初噲會在

澤無水曰藪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宣力王室

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翰曰揔猶執也干楯也言其非獨有武亦有善謀則高祖在鴻門獨

與張良入羽營留飲范增欲謀殺高祖噲聞之事急執楯突入羽營是謂揔干鴻門也高祖病惡見人卧禁中詔門者無令羣臣入莫敢入者十餘日噲乃排

闥直入見高祖是謂披闥帝宇也披則排也闥謂門也善聳顏誚項掩

淚寤主向曰聳顏謂勇壯之色噲既執楯入項羽營而謂羽曰沛公先入定咸陽軍於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乃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



下解心疑大王也故云聳顏誚項謂責也項謂項羽也噲曾既排闥見高祖噲流涕曰始陛下與臣定天下一何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與臣等計事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乃笑而起故云掩淚寤主也寤謂覺其事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 曲

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銑曰此謂酈商也兄謂

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衆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汝徒衆也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

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振威龍脫 音奪善本 攄武壙城六師寔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作蛻字

因克荼禽黥 濟曰龍脫地名壙城垣牆也燕王臧荼反商擊之於龍脫破之是謂振威又擊黥布攻其前垣破之是謂攄武攄猶用也

寔是克勝禽殺也荼臧荼 猗與汝陰綽綽有裕 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黥布也 善同濟注 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

也 善曰毛詩曰猗猗那猗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翰曰戎軒兵車也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肇始荷負也謂高

祖初起時以嬰爲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 馬煩轡殆不釋擁 負鞭策以奉事也來附謂附高祖也 善同翰注

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 去聲協韻 向曰馬煩記馬疲也殆壞也釋捨也京師人謂抱小兒爲擁樹皇儲太子也



則東帝也時長安也平城地名嬰從高祖擊項羽漢軍不利馳去高祖馬  
疾蹶與孝惠與魯元公主嬰收載行高祖怒嬰嬰抱之不捨故太子是安也匈  
奴曰心祖於平城嬰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穎陰鉤敏屢為軍鋒此謂

也鉤謂為先鋒也善同鉤舊弋東城禽項定功鉤曰項羽敗於垓下嬰追羽

定功也東城地名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濟

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譽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

也光大啓開也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

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陽陵之勲元帥是承翰曰此謂傳寬也

向武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封勲信武薄伐揚節江陵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向曰此謂斬歎也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

止也言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善曰漢書曰斬歎別定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官善本作名都東規白馬北

江陵身得江陵王致維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恢恢



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

翰曰此謂鄺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太節度令善圖謀也向曰名都謂榮

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榮陽是也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三塗山名規守即就也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輶軒東踐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輶軒東踐

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銑曰輶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徂往也言漢之威風則

往矣食其謂高祖曰方今唯齊未下臣請說齊王為漢稱東藩食其至齊齊王乃聽食其言不為戰備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城乃夜度兵襲齊齊王

以為食其詐之乃烹之雖身死于齊非說辭不善之罪也善同銑注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

翰曰我皇謂高祖也

寔實祚福尔汝也言高祖實念其功封子建信委輅格被褐獻寶曰

建信委輅

格被褐獻寶曰良

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為輓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今都長安可謂大寶也善同良注

指明周漢銓

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豐鎬

向曰敬說高祖云周以積德於天下漢以兵取天下今欲都洛陽比於周臣竊

以為不當矣此則指明其事銓擇其道也高祖乃用敬策幸長安是謂移帝伊洛定都豐鎬也伊洛東都二水名豐鎬西京二水名也善曰聲類曰銓所以



稱物柔遠鎮邇寔勸攸考齊曰安鎮遠近實勸之所考定也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

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統曰此謂陸賈也抑抑昂藏兒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和言之選應往制勦越來訪皇漢制勦也勦

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約而來歸漢之德也訪歸也善曰爾雅曰訪歸也

謀也訪附會平勃夷凶剪亂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

之間矣夷平剪伐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善曰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

何之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向曰伊人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消遺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彥

王之極舊章靡存統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漢德雖即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

承百王之敝典引曰

韓倫數而舊章缺



尊

濟曰明昏暗也 翰曰漢拜通為博士亨為穆嗣 君也言其制禮儀下勤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穆穆帝典煥

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

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 良曰晞望也 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禮儀

之風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猶嗣也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

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

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也尚

書曰垂無知敏獨照

善本作昭字

奇跡察侔蕭肅相與同師錫

向曰此謂

裕後昆

魏無知也睿明敏達侔比也貶猶慶也師猶眾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

薦陳平於高祖則云此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竟時眾舉舜而洪水理

書云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

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

乃賞魏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舒

善本作紓

漢披楚唯生之績

善曰

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

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 善同說

注皤皤音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

皤皤音

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皤老兒更老也高祖度平陰津至洛陽董公遮道說高祖曰項王無道放殺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三軍之士為之縞素以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也高祖善之遂為義帝發喪軍士皆縞素素帛也言以素帛為凶服也表生秀即沈心平陰津名善曰論語素王受命誠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善照漢旆南振

良曰秀即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善曰漢書曰表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

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東引兵南

楚威自撓

如教切

太略淵回元功鄉音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表生

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善曰漢書司馬遷述紀信誑項軫以軒是乘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攝齋

即夷切善本

赴節用死孰徵身與煙消名與風興

翰曰項羽急攻榮陽

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軫輕車也攝齋拒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也善同翰注周苛慷慨善本作



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陵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也高祖今苛守棗陽城項羽破之

苛罵羽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羽怒耳苛也 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

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向曰軌跡亮信外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

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高平侯 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重出則雙升漢

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

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 天命善本作 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地字

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烏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

軍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

光 高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

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媼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媼此

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惣述其事也 善曰毛詩曰行道邐邐中心有違漢書

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

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晉義曰媼母別名也趙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



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  
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翰曰言風動過於萬物之中無清濁皆應

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太業

善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

風之過蕭忽然感之  
各以清濁應物也

大人于興利在收往

濟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也

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

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眾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

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眾賢成之也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

音衮龍比象

良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衮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

儀也 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衮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明明眾哲同

濟天網

善本作網

向曰同濟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整綱紀綱羅也

劔宣其利鑒獻其明

翰曰宣猶用也鑒鏡即明也言羣臣如用劔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

漢雅曰鑒照也鑑謂之鏡

文武四充漢祚克廣

向曰眾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

善曰尚書曰光



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  
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  
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

連壁為散騎常侍此贊為  
當時所重 善同銑注

太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良曰朔為太中大夫 善曰漢  
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

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  
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

翰曰建安年号也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

今云魏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

向曰又為樂陵郡人也  
善曰漢書平原郡有樂

陵縣事漢武帝漢書且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繼絕通以

為濁世不可以富樂

善本作  
貴字

也故薄游以取位

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  
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



位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序曰不

忍以清白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向曰苟出謂且隨

久居濁世其勢亦不可以

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縱兒傲慢也 善曰論

語曰直道而事人解朝曰鄙術以頡頏而取世資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

按正諫以明節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

班固漢書贊曰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韓曰正諫恐

胡正諫似直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禍及身故不

可久為也談諧取容謂戲弄以悅主上之容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朝談諧

逢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談啁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

曰王翦偷合取容繫其道而穢其跡向曰言志清而為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

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銑曰質謂

外飾亦所以亂俗而隱也 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

沉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

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良曰曠寬瞻多

宏材善曰



楊子雲解嘲曰周儻博物觸類多能翰曰儻謂奇才也善曰雖其人之瞻智

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贊以知來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贊猶通也善曰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子百家衆流

之論銑曰圖緯謂圖讖天文也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

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

數濟曰又有疾惠之辯支離上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糴足以食十人稽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

家射覆不能中使朝射之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向曰計

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善曰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歲石湯火之乃不善本無研精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自盡其妙理謂天性而知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



精覃思周易曰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諷誦不忘近過於耳而闇藏

於心謂明惠也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天其明濟開豁括呼包含弘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陵轢歷卿相嘲善本哂豪傑籠罩靡前跽臺籍貴勢向曰陵犯轢踐也嘲哂謂

戲弄也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朝皆籠罩在於心曾也跽籍猶殘

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也善曰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跽籍蘇林曰跽音臺鄧展

曰躡出不休顯賤不憂感善本作戚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戲萬

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良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善曰十洲記曰朝弄萬乘傲

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雄節邁倫高氣蓋世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最高也邁過也

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善曰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

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善曰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談者又以先生

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嘘

吸

許冲和吐故納新

存神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蟬蛻龍變棄俗登仙濟曰蟬蛻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

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龍變謂解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善曰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

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

時棄去後神變善本作造化靈為星辰向曰俗謂朔為太白星精善

見曾稽交字

與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

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

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良曰忽恍謂幽微也善曰此國謂

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

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

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

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

人子之禮皆定而晨省

寢見先生之遺象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象謂所畫形象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譏之

道遙城郭



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銑曰逍遙謂徘徊也祠宇亦廟也翰曰慨然猶悵然也

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向曰矯矯高亮肥猶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居其正道善曰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

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不避榮銑曰退無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

通也善曰周易曰物不臨世濯足希古振纓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

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涅而無滓既濁

能清翰曰涅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善曰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

徐清淮南子曰濁無滓伊何高明克柔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

而徐清冲而徐盈能為柔道善曰尚書能清伊何視汙若浮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汙之理若清也

謂不以為恥也浮猶清也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汗殿弛張沉浮在樂善本作必行處倫善本作罔



憂

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憂言知其時也罔無也

跨世陵時遠蹈

獨游

向曰跨越也蹈步也

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

良

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想朔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邈邈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也

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嚅予有何規於老聃哉

和而不同

良曰深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栖遲下位聊以從容

濟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化

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我來自東言適茲邑

銑曰湛自言從東來也此邑謂樂陵郡也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

詩曰我來自東零雨欹問墟墳企佇原隰

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

墓之處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

良曰戢藏也民思其軌

祠宇斯立

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也

徘徊寺寢遺像在圖

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主其寢廟



也圖周游善本作祠宇庭序荒蕪銑曰東西廂曰序善曰榱棟

傾落草萊弗除良曰榱榱也萊蒿也善曰肅肅先生豈焉

是居濟曰肅肅清亮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精善本作情翰曰言不

思也精猶思也善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天

秩有禮神監孔明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

五禮五庸哉毛髣髴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髣髴聞其高風

###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素彥伯濟曰檀道繼晉陽春秋云素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

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善同濟注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



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

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

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

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

翰曰三皇五帝更迭興盛雖歷遠代而後

帝王必繼其道也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

揖讓之與干戈

文德之與武功

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異道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

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于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也

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

緝熙

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善曰鄧析子曰聖人

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

肱臣也肆陳也

善曰尚書咎

雖

善本無雖字

遭離不同且

善本無且字

跡有

優劣

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

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隊風靡非

善本作美字

所扇訓革千載



其揆一也

翰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具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其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肩振革改揆

理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其北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

故二八升而

唐堯

善本作朝字

盛伊呂用而湯武寧

銑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

而社稷安也善同銑注

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

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

齊桓公名

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

中古陵遲斯道替矣

翰曰

替廢也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

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

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翰曰圓

天也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向曰方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

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

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而時不治故蘧窳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



魯曾連以乏赴海

銑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審武子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此道卷舒也卷謂退舒謂進也濟曰柳下惠

為士師三黜而無愠色知其時不可黜退也良曰楚狂接輿不仕於時常行歌云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則知其時無明君也田單欲與魯曾連爵連乃游隱於海上蓋為時之無

道也善同銑注表世之中保持明

善本節即君臣相體若合符

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

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

保名節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

亞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

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

主而賢亦無人知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駕時值龍

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軛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

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

銑曰控猶用也善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

顏應劭曰顏頡頏也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

向曰道勝謂以

三者人之傑也



道御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必從也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

業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也靜亂底人抑亦其次翰

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底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臣也善曰左氏傳宰

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民論

語子曰抑亦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

吾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向曰理萬物

言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

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

遇君難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子時為難也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

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故

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言有

佐君之道無其時者謂無明君也孟子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謂咨嗟

良曰有時無君謂承平之代無明主也賈誼上書云臣竊為事勢可係涕故云垂



泣善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翰曰有生謂生人也 善曰栢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

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

向曰嘉善也 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

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

亨者嘉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歎也古人之言信

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

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善本有也字 良曰各得一時之宜文若懷獨見

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向曰魏臣荀彧字文若也 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在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

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

則不過魏武帝也 善曰尚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委質北面以事魏朝

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濟曰言或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眩為已明鑒故久而益明也



等壽盡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

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至而後定不貪為己功故有事至其所主而後

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

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藥而死是亡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也

董卓之亂神器遷偏

向曰神器帝位也時卓偏遷獻帝於長安也

公達

慨然志在致命

銑曰荀攸字公達慨然壯勇見言公達見獻帝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也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

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

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也

至如身為漢隸而

跡入魏幕

濟曰隸官也軍府曰幕

源流取

善本作趣字

舍其亦文若之謂所

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

善本無且哲字

名教有

寄乎

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同也翰曰謂其與彧志同彧之死矣而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

也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

夫仁義不可以

善本無以字

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向曰宗尊也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善曰莊子曰仁義



已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以善本無以不全故遠識攝其契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

以匡時難故遠識君子行其義事也善曰鶴鶴賦曰生生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良曰言二荀相與廣此旨

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善曰弘道已見上文崔生高即折而不撓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即明折勇撓曲也善曰管

仲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

陽魏后北面者哉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

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

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若乃百進爾主君臣易位則崔子

答陽之義也且之北面答君也所以善本無不與魏武所以善本無不容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

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含容者也與許也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

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我所以全身亦所以亡



身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琰以義見禍是所以工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

能覆舟仁義已見上文然而先賢王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

懷發中而名教束拘善本作者乎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玉之摧碎也來哲謂

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孔明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善曰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孔明

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

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

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

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銑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善曰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歡心人說喜

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



命善本作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善本作之無

懼色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文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善

日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

從事事之如父尚書口成主將崩作顧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

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繼體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向曰先主勅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

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公瑾卓爾逸志

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不羣揔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銑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揔角之時常友善外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也伯符策字素猶心也契合也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

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翰曰晚節謂

肉之分毛詩曰總角巾兮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曹公軍於赤壁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



遇於赤壁初一

惜其齡促志未可量

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善曰吳志曰

瑜還江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

良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佐策謂輔佐立計策也善

曰國語曰使張老

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

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

延君譽于四方

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慙以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

善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

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

神情所涉豈徒蹇愕

五而已哉

銑曰蹇正愕直也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載馮謝上曰臣

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

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

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

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

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向同善注

夫一人之身所昭

善本作照字未

異而用捨

善本作舍字

之間俄有不同沈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内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此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沈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

臣頌曰沉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夫

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向曰有自古來也善曰家語孔或以吟詠情

性或以述德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

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若失出處有道

名體不滯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風軌德音為世

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故復撰序所懷善

有以為之贊善本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

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



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

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

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

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善本有

火德既微運纏太過平聲協韻 向曰火德漢也易大過卦云大者過也本末弱也言漢德既微本末復弱 善曰班固

漢書高紀贊曰旗識尚赤協于火德洪飈扇海二溟揚波銑曰洪大飈風扇動也二溟謂南

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言驚者動而求應也 善曰周易曰雲從

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 善曰

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

良曰赫赫盛兒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 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



爭采松竹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

昭曰杞良才也孫子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亨亭曰具人在冬則松竹也

菊銑曰鳳龍蘭菊並比德英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秀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也善曰香草善鳥皆喻賢也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蹟奇善本作賞要向曰此謂探蹟字

若字也英英鮮明兒洞通照明也翰曰噴求賞探也探求奇要日月在躬

之道也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蹟索隱鉤深致遠

隱之彌曜良曰言其明也彌益也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甚者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

免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

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銑曰滄海橫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同碎謂善人凶人俱

見危難也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鵠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

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功濟宇內濟曰紛亂也善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翰曰風槩節槩也謂



不順太祖取漢位也 善曰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

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

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 公達潛即思

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同著蔡 良曰此謂荀攸也公達字也即明也蔡龜也著以下龜以筮言思

慮潛明有如下筮預見其事也 善曰法言曰擣里之智也使知

國若葬吾以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

疾為著蔡也

情立定處之彌泰 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眾事

神情立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 善曰魏志曰荀

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攸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

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 惛惛幕裏筭無不經

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念不延遘此顛沛

翰曰惛惛安靜兒幕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也 善曰魏

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

曰祈昭 且 通韻跡不斲是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 向曰

之惛惛 進也言善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斲是停滯也 銑曰尺璧謂趙之

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可寶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而哂之



哂笑也

善本作

能極

善本作

物愚足全生

向曰言其內智算能極

善注同知字

於物而外見似愚能遠

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收為尚書令

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

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

向曰此謂袁

者也純素謂與衆不雜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漢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

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

謂之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諒信也言其

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

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

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良曰弱冠二十

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

暮謂年老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

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

言濟口言煥仁而能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

雖遇履虎神

忠正也

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氣恬然

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

善曰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



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不許亦大怒以兵脅煥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佗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復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行不脩飾名跡無愆向曰德行天而名跡無其愆失善曰班固漢操不激切素風逾善本羊良曰志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作愈魚操不待激勸切瑳自有純素之貌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風雖在濁世愈鮮明也

疑魚力反翰曰此謂崔琰也天性踈通而明即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疑高兒善曰蔡邕度侯碑曰即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

貢曰夫子忠存軌跡義形風色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每折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見也善曰義

形於色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向曰芳蘭謂忠賢之士也樹立也荆棘謂亂人也剪除言殺也善曰

芳蘭以喻君子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翰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

曹公憚之善曰左氏傳曰伯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振霜雪

良曰琅琅珠玉兒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恥辱也曹公視之琰詞色

無屈是振霜雪也

善曰孔融薦

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濟曰天運窮極

禍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

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珠也

表襄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

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

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

良曰此謂

山字也恢誕大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

善曰相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

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

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

心矣方寸和而不同通而不雜

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理通於眾其

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心不雜善曰和而不同已見上文莊

子曰純粹遇醉忘辭在醒貽答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

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

聖人濁者為賢者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

將車駕穀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友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

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

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

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

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



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  
祿大夫薨  
向同善注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

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  
濟曰戴輔也元首  
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輔愧恥不能致君如堯舜之德  
善曰尚書曰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弔  
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

庭謹言盈耳  
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是輔臣之過故懼若在  
己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謹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

庭直言滿於帝耳  
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  
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儻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

耳  
主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向曰此謂夏侯  
玄也言玉雖美

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  
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哭聲範自  
天下所知也踰過也  
善曰言德喻王

然標  
從本  
准無假全身由直跡  
濟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准的無所  
然標  
善本  
准無假全身由直跡  
濟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准的無所

則易  
銑曰泰初夏侯玄字  
濟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准的無所  
假借也範法也  
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濟濁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

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偽而玄終始不變衆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  
若義心所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  
善曰魏



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廣容身靡寄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浪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

言天下大亂茲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

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荀愛授字善本作既同情禮

兼到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善下之節情禮不失善曰孝

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教求仁不遠期在

忠孝翰曰烈烈謂威勇兒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

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授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

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尚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



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  
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剛斷簡

大也言能  
斷割大事  
志在高構增堂及陛  
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

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  
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  
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三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凌  
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良曰虎門軍門

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開也謂泰請誅賈充以謝天下也  
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臣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

臣凡九人  
善曰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  
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

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爲侍中  
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

堂孔明基宇宏邈  
濟曰此謂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見基宇  
器

同生民獨稟先覺  
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道  
可以爲也器形也覺寤也善曰孟子曰伊尹曰天

之生斯民使先覺覺見後覺  
標  
善本  
榜風流遠明管樂  
翰曰標榜諸葛見古人之



風流遠明管仲樂毅之才以自比也 善曰孫綽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子曰聖賢遠其標榜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

苦角反 向曰易乾卦初九爻辭云潛龍勿用謂亮未見用之時潛隱於野

雅志益堅確乎其不拔也 善曰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

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百六道喪千戈迭用 濟曰四千六百一

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之厄迭遘也千戈迭用言亂也 善曰

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苟非命世孰埽 善本 莫貢反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

賢也孰誰也雲雲昏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世之賢豈能埽除天下之

亂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

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國尚書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翰曰宗

傳曰雲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王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

主漢之孫故稱宗子 善曰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

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已能解之在 釋褐中林鬱鬱為時棟向

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

釋去也 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鬱盛兒言

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 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素崧後漢書郭林宗與



陳留盛仲明書曰足士元弘長雅性內融翰曰此謂龐統也士元字也

下諸人爲時棟梁也駐明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

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爲政

乃立此道振古人之清風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

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良曰綢繆恩密克哲后謂先主也無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无妄卦云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齊曰夙

天下善曰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三略既陳霸

業已基向曰先主與統議襲劉璋統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有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

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

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先主用公琰植根中計果執二將還定成都此謂三略陳而霸業成也善同向注



不忘忠

善本作中

正豈曰謨

善本作摸字

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

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苟

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

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有也

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為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主之命

善曰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

公衡冲

善本作仲

達秉心淵

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向曰此謂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

於天子臨危難之事行而不惑

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疇昔日不造假

翻鄰國

謂伐吳軍敗也假翻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朝夕而已非其欲也

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

驅以當冠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

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

子魏拜鎮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

濟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嘗諫先主

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  
善曰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



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王  
楚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

擇高梧臣須顧盼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紛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盼乃為

用也善曰鳥公瑾英達即心獨見良曰公瑾瑜之字也即披草求

君定交面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

交定臧相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向曰相相武

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  
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吳二山名善曰衡霍二山在

吳之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銑曰若人

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也三光謂日月星  
三分者言三國也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

而章三光高誘曰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

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良曰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閭  
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善曰吳



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

述曰舊手遞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於晉

贊善本作獻字宏謨匡此霸朝道濟曰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

也善曰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柏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託孤惟賢與親翰曰孫權即位追謚孫策為長沙柏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帝

業也純安也善曰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輟哭止哀臨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難忘身成此南面良曰南面天子也寔寔也老臣謂昭也是由老臣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大后柏王不

以老臣屬陛下而才為世生善本作出字世亦須才翰曰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言君

臣相須乃成其業善曰蘇武答李陵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敬拔跡草萊荷擔善本作從木吐奇乃構雲臺向曰君不可猜於臣也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



字也昂昂出羣身肅本以富於財好施與周瑜遇瑜求資糧肅以米三千斛與瑜瑜奇之因薦於權宜以佐時肅見權說曰為將軍計者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然後建號帝王此謂吐奇策也構立也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 善曰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

曰雲臺之高誘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 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 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

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無鵠鵠固慎名器 翰曰將命謂奉命之蜀與弟亮但公庭相見退無私面豈無急難之情蓋以奉君命不失名器也此大丈

夫矢私位謂兄弟之次也 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鵠鵠在

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伯言寒言寒 音寒善本作寒字 以道佐世出能

勤功入示 善本作獻替 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寒言寒直也出為將帥能字 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謂

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 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謀寧社稷解紛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銳曰寧安挫折也言挫折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戾

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

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

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生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

彼白珪質無塵玷

良曰此謂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玷缺也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立行

善本作

以恒匡上

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以漸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匡正也正其君上必以漸諫不為彊也清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洩周

易曰君子以言清不增絜濁不加流

有物而行有恒

善曰三言

仲翔自

善本作

亮性不和物

銑曰此謂

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

善本

高字

仲

翔字也亮明也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

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

善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

逆鱗直道受黜歎善本作過孫陽放同賈屈

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



故曰折而不屈 翰曰屢推逆鱗謂犯顏直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

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遭遷逐則數過於良馬之

不遇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人

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

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

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

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楚辭曰馳騁躑躅於樊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

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驚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為之歎息漢

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

沙王太傅誼既請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說說眾賢千

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載一遇向曰此摠述三國之美也說說眾美也 善曰毛萇 整轡高衢

驤首天路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天路也驤舉

上書曰蛟龍驤首奮雷翼我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

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 澤沫也俯下也弘安也

善曰毛萇詩 名節殊途雅致同趣 銑曰人之名節雖則殊道事君之義亦

傳曰挹輶也 同趣理 善曰周易曰殊塗同歸



康贈秀才詩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

翰曰日月

曰仰慕同趣著天下人瞻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善曰周易曰

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

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識曰仁尚相心遐風善本作

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載挹載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向曰言庶幾想衆賢之遠風也則

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暉冠世

魏略王朗答太祖曰承百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天

有立

志

# 文選卷第四十七